

我常常坐着发呆:也许对我来说,我现在剩下的也就是对从前美好岁月的回忆了(除了上译厂的辉煌,一定还包括焦裕禄——一位可敬的人民公仆、共产党人)。我坦言,其实我更钟情于做一名上译厂普通的影迷、配音爱好者,那才叫无忧无虑,快乐无比,连那份孤独也是幸福甜蜜的。我曾这样说过,那时我对上译厂前辈配音演员音色的痴迷,甚至不用听,面前一张薄薄说明书上映入眼帘的一个一个配音演员的名字,便足以令我热血沸腾,心跳不已。上译厂如少了邱岳峰、杨文元、毕克、尚华、于鼎等一个个独特迷人的声音,还叫上译厂吗?

不错,上译厂前辈配音演员队伍中还有一位叫杨文元的。这个演员或会容易让你有所忽略,其实,我以为他是除了邱岳峰老师外,第二个特别“洋气”、特别有特色的配音演员。因为他有一把铜锤嗓子。

铜锤嗓子实在是难得的,它无疑是天生的。杨文元就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天生条件。打个比方,你若欣赏京剧大师裘盛戎的演唱艺术——他塑造包公用的铜锤嗓子那么宽厚,那么动听,那么有独特的韵味——你就能体验到杨文元语言艺术、台词表达



亲爱的女儿:
中考终于落下了帷幕,祝贺你也有了自己的归属。
从准备到考试到估分到志愿填报,我们每一步都一起走得小心翼翼,全力以赴。但奈何命运还是开了个玩笑,由于志愿的保守,错过了原本可以的更优学校,降档录取。
你的难过自不必说,妈妈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,再多的安慰或许也是无力的,因为那是你日日夜夜辛苦习作、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六小时换来的分数。你格外看重格外觉得来之不易,你只想尽可能地用足用好,去到一个与之匹配的学校。看着分数相同甚至更低的同学进入了比你好的学校,你暗自神伤,幻想着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放弃那所委属学校的自招,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在最后一刻更改到校志愿,如果……
但这些仅仅只是如果。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当下。换

养育

上的独特魅力,有一种行当的角色非他莫属也。再加上他读角色的名字,公认地洋气迷人,便很自然成为我崇拜的偶像。而这份情结,我习惯于埋在心里,所以他可能永远也想不到。
也多亏了陈叙一老厂长的发现和栽培。当初,上译厂组建元老级配音队

上译厂还有一个杨文元

童自荣

伍之时,在众多考生中,老厂长敏锐惊呼:这个考生与众不同,真是好一把铜锤嗓子。当即把他收于麾下。事实也证明老厂长眼光是对的。杨文元并不满足于有一副好嗓子,而是把精力都花在用声音和语言塑造角色上。他与世无争,极为用功,而这正是老厂长最欣赏的。他平时不多话,我猜他是想用超级的用功默默报答自己的恩师。

在我印象中,他配了大量主要角色,而其中又以反面角色居多,尤其擅长配那些身份比较高的法西斯军官,如《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》《科伦上尉》《神童》中的大反派,或如他的代表作《塔曼果》中那个贪婪、凶暴的船长。表现角色暴跳如雷、歇斯底里咆哮的配音段落是他的拿手好戏,塑造一个小小老百姓反倒是难为了他,这也意味着他声音中天生就带有一种高贵的气质,哪怕是个大反派也让你感受到那种艺术的异样的美。

提到反面角色,我真是有话要说。正面的、反面的、喜剧色彩的各类角

色,我工作的体会是:反派最难配,常常会让你感到不知所措。一面在配角色,一面在心里理智地批判,真是好不为难,也很容易让你陷入脸谱化、表面化的误区。尤其是有的反角坏到骨子里,坦白说,我至今也没把握,仍处在探索尝试之中。而我看杨文元老师就恰恰相反,他的状态永远是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,入木三分地融入角色。哪怕角色坏到骨子里,他亦决不做作、雕琢,不贴坏人标签,而是如常人一般配得生活、自然,喜怒哀乐情绪饱满,该惨之处一点不打折扣,真绝了。我想,如何达到这样真实可信、动人心魄的境界,这里面一定有他独到的思考、他的窍门的。可惜,我这个书呆子傻到不好意思虔诚向他讨教,否则,他一定会毫无保留,不吝赐教的。而他又不是好为人师的那类人。又可惜,他在配音心得方面未曾留下只言片语,亦从未见过他发表什么文章,演员组里他也总是远远坐一个角落,闷声不响的。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然而,1973年进入上译厂工作时,我唯独没有见到他。好奇地打听,说是去西北“劳动”了。为什么?我没追问。1979年之后他返回上海,为什么不清楚。他一心想重操旧业,也还是亏得老厂长惜才如命,不管三七二十一,接纳他进了厂再说。尽管和从前比,杨老



追往昔也好,意难平也罢,这一切都不重要了,一路前行,不念过往,不惧将来。
还记得一个月前,当你意气风发地踏进考场的那一刻,妈妈就覺得你已经胜利了,无论结局是怎么样的。那些曾经挑灯夜读的日子,那些曾经不言放弃的斗志,那些曾经雄心壮志立下的誓言,才是四年给你留下的最宝贵财富。青春该有的拼搏模样你已经拥有了。
孩子,做我们能做的,享受当下。或许眼下看来不是最好的结局,但长远来看谁又知道呢。凡事尽力而为已足矣,你已经给了自己不错的交代,剩下的交给时间。请你相信,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,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价值,你只管奋力前行,老天自会眷顾。新的开始新的征程,愿你成为那个勇敢追梦的少年,三年后给自己交上一份更满意的答卷。
永远爱你的妈妈

“风老莺雏,雨肥梅子,午阴嘉树清圆”,又是一年江南夏日,出梅入伏,暑热炎炎。悠然午睡起,念起了北宋周邦彦的《满庭芳·夏日溧水无想山作》,念起了吴地江南的山。作者时任溧水县令,无想山为其境内的一座小山。作者夏日游无想山,无想无不想,妙不可言。

“北窗最爱虞山色,也似香炉生紫烟”,这是明代画家沈周的诗句,偶然翻阅到,欣喜之余,亦有一份夏日的清凉扑面而来。关于避暑,古人喜好居北侧房屋,北窗闲卧,凉风暂至,刚好窗外还有含黛远山可舒望眼,清爽加倍。

绿树阴浓夏日长,夏日的山自有一份明媚的青翠,比“也似香炉生紫烟”的丝丝缕缕更浓郁且透亮。另外夏日天空湛蓝,白云起势,能见度极好,赞曰“水晶天”。一座山顿觉焕然一新,跃然窗前,舒心怡人。十里青山半入城,说的就是虞山,点点吴山之一。吴地这一带的山都不高,一般海拔两三百米。而我觉得在江南鱼米之乡,这两三百米刚刚好,不显得突兀。近了近可以顺势开始一座城市的最初营建,远

师声音质量已大不如前,业务也大为生疏。我这才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杨老师,却大吃一惊。他在我想象中应当高大大大、魁梧壮硕,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他,个子倒是高的,然而皮包骨头,瘦弱至极,说得夸张一点,一阵风都能吹倒。天哪,真不知他声音中那股宏大的气息是从哪里发出来的!他算是走运的,返厂不久,一部《英俊少年》中企业家老外公一角当仁不让安排了他。其实,也非他莫属,否则还有谁有分量能镇得住片中毕克、于鼎、富润生他们配的几个角色呢!

我跟杨文元老师挺合得来,或许因我们都属于那种老老实实做人、兢兢业业工作的类型。我很为他庆幸,因为他终于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,而且老来得子,有了一个宝贝儿子。为了这个儿子,业余时间他尽量在外面接活,把自己身熬熬干也在所不惜。他也总愿意拉我一起合作。我只要没什么冲突,总是一口答应。我看他也可怜得很,那案桌上永远摆着一大块干面包,完全出于填填肚子而已,谈不上什么营养的。不过,他倒是很满足。我

七夕会

七夕会
追往昔也好,意难平也罢,这一切都不重要了,一路前行,不念过往,不惧将来。
还记得一个月前,当你意气风发地踏进考场的那一刻,妈妈就覺得你已经胜利了,无论结局是怎么样的。那些曾经挑灯夜读的日子,那些曾经不言放弃的斗志,那些曾经雄心壮志立下的誓言,才是四年给你留下的最宝贵财富。青春该有的拼搏模样你已经拥有了。
孩子,做我们能做的,享受当下。或许眼下看来不是最好的结局,但长远来看谁又知道呢。凡事尽力而为已足矣,你已经给了自己不错的交代,剩下的交给时间。请你相信,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,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价值,你只管奋力前行,老天自会眷顾。新的开始新的征程,愿你成为那个勇敢追梦的少年,三年后给自己交上一份更满意的答卷。
永远爱你的妈妈

吴山悠悠夏日长

周龙兴

了也是幅秀美水墨山水画。

对了,文化的江南不能没有山,典型如园林。夏日游拙政园,远香堂、荷风四面亭、藕香榭,一年一度的荷花节,流连在一个个听着便诗情画意应景的亭台楼榭中,一种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出远香堂,过荷风四面亭,再经曲桥、连廊来到藕香榭,这是拙政园赏荷的传统路线。这个夏天,闲坐荷风四面亭悠然环顾,看到一处匾额——见山楼,那一刻的心情与“北窗见山”相仿佛。

见山楼为拙政园中部花园主体建筑,重檐卷棚,歇山顶,高敞轩致。楼上的明瓦窗,清新古朴,楼下便是藕香榭,最宜于此倚着美人靠观荷。园林里这一类见山楼的建筑,主要通过借景的手法借园外几十公里外的真山,得以丰富园林的视野与层次。只是随着城市天际线的拔高,见山楼同样也快速成了只属于前人的风景。园林里还有假山,

记忆中,只有一次他跟我闹了点不愉快。那回我跟他一起到外地参加一个活动。他戴了副圆形深黑色的墨镜。我不知哪里来的兴致,跟他开了个玩笑:“你这副样子,活像一个黑社会老大。”未料他不但笑笑,还真动气了,且正告我,以后不可再这样说。我伤害他了吗?我暗暗责怪自己。到今天我还记着这件事。

时间无情地流逝。在结束此文之时,我想跟拥有铜锤嗓子的汉子——杨文元老师问个好。在那个世界里,你还好吗?我们要深深感谢你生前带给我们的生活快乐和艺术享受。说实在的,事实上我也在向那个世界走近。我幻想,我们这些志同道合、纯粹在搞配音艺术的人们再次集合在一起,会把从前那样一个团队重建起来,有邱岳峰、杨文元、毕克、尚华、于鼎……当然还有我。还是陈叙一当头儿,这更是毫无疑问,而这回这个团队将会永远存在下去,不是吗?……想到这儿,我的嘴角不自觉地竟溢出几分微笑,微笑。

上世纪70年代,国内商品流通难。彼时我在空军部队服役,居然替部队买到了奇货可居的上海产“黄鱼车”。

当时,我所在部队装备的还是40年代美国制造的C-46运输机。这款飞机堪称“古董”,经常要拆下故障零件送部队修理厂修理。修理厂与停机坪之间隔着滑行道、草坪和飞行跑道,无论严冬酷暑,都要靠机务人员踏“黄鱼车”(上海话三轮车俗称)绕一大圈取取。几度春秋,车用得破烂不堪。1976年建军节前夕,张大队长问我:你是上海兵,有办法买到5辆“黄鱼车”吗?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买此类东西不容易。虽然很想回上海与家人团聚,但心里没底,我也不敢贸然答应。经与家里联系,开好部队购车证明,我买了一些红枣、花生和黄花菜回沪了。当年这些紧俏货,只有过春节时,上海每户人家凭票才能买上一点。

父亲有个老同事在五金交电公司任职,看在部队需要和我父亲有交情的面上,他带我拿着购车证明疏通关系,花了一个多月时间,好不容易才陆续买到5辆“黄鱼车”。我赶紧打长途电话报告张大队长,他很高兴,要我设法将车先运到江湾机场仓库。

在等待部队飞机消息的日子里,我

通过匠人堆山叠石,达到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的意境。

木渎也有园林,但我们对木渎的第一印象是古镇。很多城里的苏州人,来木渎古镇游玩时,发现那些在古城园林里已然看不到的远山,就在眼前,可能就在路的对面。更欣喜的是木渎也有几处赏心悦目的园子,我想他们流连在严家花园里,更多的是因为在园子的假山上回眸看到了秀丽的灵岩山的身影。这是属于木渎古镇的魅力。

这个夏天,又来木渎。我从翠坊桥下车,穿过山塘街,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,径自来到了灵岩山脚下。木渎古镇与灵岩山只是一街之隔。

盛夏,我来爬一座吴山。拾级而上,左边茂林修竹,右边青松翠柏,虽然汗盈盈,却是难得的清凉,那是山的馈赠。爬了半个小时左右,感觉快撑不住时,听到身边有人说再走几步就是山顶了。又无不感慨,这两三百米的海拔如此相宜妥帖。待到山顶,清风徐来,两三百米依然能俯瞰,木渎的繁华一览无余。还能看到古镇的那一头,另外的一座吴山。

中国文明与古埃及文明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。今年恰逢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和“中埃伙伴年”,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携手举办“金字塔之巅:古埃及文明大展”,火爆申城。

中国与埃及的文明链接古远而悠长。比如中国古文字“子”的繁体与埃及生命符号“安卡”无论是字形还是蕴含生命滋生的字义都高度相似。到明代,《几何原本》又再次把两个古文明联系在一起,徐光启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这部伟大的数学巨著。

几何之学始于何时,如今已不可考证,相传公元前7世纪泰勒斯游学古埃及,把几何引入古希腊。此后,古希腊毕达哥拉斯、恩诺皮德斯、欧多克索斯、阿基米德、欧几里得、希罗、帕普斯、托勒密、丢番图和希帕提娅大数学家都在埃及学习取经过。据说,《几何原本》就是欧几里得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收集以往的数学专著和手稿,向有关学者请教,几经易稿而最终定型的。近代以来考古发现,古埃及有着很深的几何知识,有些方面甚至还强于古希腊。古埃及文明辉煌了数千年,在他们的时代曾是人类文明的代表。古希腊先贤们吸收发展了古埃及文明。在后世的西学东渐中,其实里面也蕴含着古老的埃及文明的养分。

文明就是通过互相借鉴,互相滋养,才能成长壮大。上海的海派文化,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吸纳消化西方文明,海纳百川、勇于创新而形成的。海派精神的源头离不开460年前,这个翻译《几何原本》的上海人——徐光启。几何之学,也可以说是中埃两国文明的链接。中埃之间互学互鉴,美美与共,数千年的历史渊源绵延不断。相信,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必将历久弥新。

四处奔波,代战友采购上海产牙膏、洗衣粉、的确良衬衫和大白兔奶糖等。母亲说我像跑单帮似的,脸都晒黑了。一周后接到传呼电话,说部队次日有飞机到上海。那天一早,我拎着大旅行包坐上徐闵线头班车,在徐家汇换乘26路公交车到外滩,再调55路到江湾五角场,走进机场,全程足足2个半小时,衣服湿透。飞机落地后,机务人员将“黄鱼车”装进机舱。按计划,飞机在武汉王家墩机场降落。几个战友一撺掇,我们踏着空壳“黄鱼车”上了武汉市大马路。

初秋的武汉,天依然闷热,但来自农村和大山里的战友仍兴致勃勃,东张西望,一路笑声不断。突然,见路边一个老大爷坐在地上,他紧闭双眼,一旁有个姑娘急得满脸通红。我跳下车问情况,姑娘说爷爷曾中风过,要送医院去。因“黄鱼车”没有护垫板,我抱起老人坐在我腿上。一个战友奋力踏车,另一个战友跟姑娘推着车,很快到了医院。见我们衣服都湿了,姑娘边鞠躬边说:你们救了我爷爷,感谢解放军同志。

“黄鱼车”运到后在飞机维护保障中发挥了作用。如今,我的老部队装备了运-20,后勤保障设备今非昔比。关于“黄鱼车”的往事,已成了夜谈的话题。

几何之学链接东西

王冕

周爱民

「黄鱼车」往事